

法国革命史

下 册

〔法〕马迪厄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法 国 革 命 史

下 册

〔法〕马 迪 厄 著

杨 人 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 年 • 北京

第 三 卷
恐 怖 时 代

第一章 联邦党的叛乱

6月2日之革命，如8月10日之革命一般，首先是个爱国的革命。得有各大城市无套裤党支持的巴黎无套裤党之所以要打倒吉伦特党，正如他们之推倒王政一般，是因为他们谴责吉伦特党之破坏革命战线。不过8月10日之革命是流血的，6月2日之革命并未流一点血。8月10日的人物曾毫不犹豫地夺取全部市府权力。可是6月2日的人物在确定其有权改组市府以后，仍让其执行职权。他们的暴动委员会竟任郡政府及市府派人参加。由它重新赋予职权的合法市府，努力要使其行动趋于温和，且仍与政府保持联络，政府曾拿出必需的经费来维持召集达三天的国民卫军。因而有位史家不免过甚其词地说，6月2日事变是政变而非暴动^①。

情况与一年以前的大不相同。在8月10日事变时，整个政府与市府同时改组。虽然此种改组未能使革命权力满足，虽然立法议会及新市府间之对敌马上开始，可是新市府因占有市政厅之故，至少有方法压迫合于法统的权力。但在6月2日以后，暴动委员会几乎是毫无反抗地解散了。其人员之

^① 6月2日事变，当时人称之为“6月2日革命”，史家多沿用之。著者所谓某史家，大概是指巴里则。巴氏在其所著《法国革命史》第112—113页中详细说明此次事变只可算是政变，且为以后各次政变之先例。

大部分被安插在为他们特设的巴黎郡监视委员会，在公安委员会的指导及经费支給之下，专负城厢及四郊政治警务之责。昨日的暴动者变成了今日的警务人员。

在8月10日，暴动立即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把国王监禁在丹普尔堡。反之，6月2日的暴动者只得到局部而不确定的胜利。吉伦特党二十九名领袖在理论上系被软禁在寓所，都有一名宪兵监视，但他们仍得自由出入、接待宾客及举行宴会。就在第一天即有十二名逃走，以后各天续有八名^①。仍然留在巴黎的，并不认为吉伦特党已失败。当时已有赦免的谣言，伐拉则却于6月5日以一封倨傲的信预先表示拒绝；次日，微尼奥亦用高傲的语调要求审判，并以断头台来恫吓原告。

当暴动在进行的三日之中，公安委员会只知提出软弱的调解办法，现在则因其渐增的责任之繁重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付出了暴动费用及将暴动领袖安插了以后，它妄想不去实行他们所提出的纲领，梦想恢复业经通过逮捕的二十九名议员在国民大会的职权。6月5日，它令巴什向其即日交出控告被禁者的文件^②，“否则它只好向国民大会宣布并无此类文件”。显然巴什不理睬它。公安委员会不知道防止吉伦特党叛乱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叫他们坚决履行爱国责任，勿使已成事实再有問題。起初，它还要维持业经有令逮捕的克拉威

① 6月2日逃走者有布里索、茹佐、商旁、哥尔萨、格兰治鲁夫、拉里威厄、拉索斯、李敦、卢未、勒扎治、刺波及萨尔十二名。此后陆续逃走之八名为巴巴卢、柏哥盎、毕罗朵、加德、克尔维勒刚、兰瑞内、莫勒福尔及佩迪昂。

② 巴什时为巴黎市长。

埃及勒布朗两部长之职守。6月13日,它才以德图勒尔代克拉威埃,6月21日以德福尔格代勒布朗。同时,象是向温和派提出保证似的,它叫由岳党所信任的陆军部长布硕特“辞职”,不顾罗伯斯庇尔之反对而代以贵族波阿内,幸其本人高明拒而不就^①。这一切的任命都可看出丹敦主使的痕迹。受丹敦保护的內政部长加拉告诉我们说,他曾向委员会提出与被征服者交涉以期避免內战,在此类交涉中要考虑大赦;丹敦曾欢迎这种主张。

6月6日,巴累在国民大会宣读一个重要报告,提出:取消在杜木里厄叛变后为实行征兵法而设立的“郡公安委员会”,他称之为“无政府与报复之工具”;立即改组巴黎卫军参谋部;将其司令安里奥撤职;恢复出版自由;在国民大会中挑选议员派到被捕议员原郡去为质。他说:“丹敦最先表示这个意见”,事实上丹敦曾于次日拥护这种主张,同时,他对于波尔多之公民无保留地加以颂扬。这个过于圆滑的政策只足以鼓励吉伦特党的反抗,在巴黎则发生不易平服的大激动。6月6日,有七十五名右派议员签名表示不应威胁国民大会之抗议^②。签名者中马上有数人离开巴黎去帮助业已在逃的吉伦特党去煽动外郡。6月15日,议会不得不唱名检查,以召集候补议员的办法来恫吓缺席者。在巴黎,曾经参加暴动的人物在说他们受欺骗了。6月4日在哥德利埃俱乐部,7日在

① 布硕特仍为陆军部长。

② 6月6日签名者仅五十五人,19日又有二十人,共为七十五人。10月3日因亚马尔之报告将他们下狱;由于罗伯斯庇尔之反对得以不死。

雅各宾俱乐部，丹敦很受攻击。罗伯斯庇尔认为与吉伦特党交涉徒然丧失时机。他认为，假使内战不可免，便该充分利用机会来对付，务使无套裤党感觉与此斗争有切身关系。

当暴动时，他曾在他的备忘手册中记下了这么可注意的一段^①：“只能有一个意志。无论它是共和国的或者是王政的。倘然要共和国，必须有共和派内阁，共和派报纸，共和派议员，共和派政府。国内的危险是来自资产阶级，要征服资产阶级非联合人民不可。已往一切是使人民受制于资产阶级，使共和国的保护人走上断头台。资产阶级已在马赛、波尔多、里昂得势。在巴黎，倘使没有这次暴动，他们也会胜利。所以这次暴动应该继续，继续到拯救共和国所必须的措施均经采用时为止。人民必须拥护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必须依靠人民。暴动必须依据同一计划逐渐扩张，无套裤党应得到金钱报偿，留在各城市。必须使他们有武器，鼓动他们，教导他们，必须用一切可能方法挑起共和的热情。”

罗伯斯庇尔努力要使这一个行动纲领付诸实现，要一点一点地迫使公安委员会及国民大会实行。

6月8日，他对巴累在两日前所提出的而经丹敦赞助的那些措施予以有力的驳斥。他指出，反革命势力已得势于马赛、里昂及波尔多，在巴黎事变以前也是如此。将安里奥撤职及改组其参谋部无异是否认6月2日的暴动，有激起新暴动

① 罗伯斯庇尔的备忘手册是他死后在其遗物中发现的，马迪厄将其印出并详加注释，见其所著《恐怖主义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terroriste, 1921年出版）中。

的危险。取消郡公安委员会即是解除共和党的武装，予贵族以报复之机。起初，会场中对他报以激烈的喃喃之声，可是在讲完时，他博得热烈的掌声。圣丹德累无保留地拥护他说：“我们必须认清，是否有人会在借口自由之下来消灭自由。”勒仁则责难公安委员会的懦弱与盲目。巴累与丹敦退让了，主张延缓他们所曾提出的办法。密什勒说过：“要国民大会取消6月2日事变，无异是要议会轻视自己，无异是叫它承认业经屈服于恐惧，屈服于暴力，无异是叫它推翻它在当日所为之一切。”

当事变证实了罗伯斯庇尔的远虑时，当6月13日得到诺曼底各郡的叛乱消息时，当必须考虑镇压叛乱时，丹敦对巴黎才大加称颂，并使议会通过一案，表示巴黎已救了共和国。从这一天起，右派寂然无声，可是，公安委员会之迟缓与犹疑却已助长了吉伦特党叛乱之发展。

这一叛乱是早经商定而有预定计划的，甚至在5月30日以前已然。5月24日，犹拉郡请各候补议员会集在布尔日来组成一个代行职权的议会。5月27日厄英郡采纳了这一提议。5月15日里昂议员沙塞写信给他的朋友杜博说：“这是个关系生命以至于财产的事。前进吧，鼓励你的朋友起来。”5月25日，波尔多各区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讨论了征集军队开往巴黎的计划等等。

巴黎暴动的消息只是加速及扩大业已开始的运动而已。吉伦特党的领袖们把职务都分配好了。他们的史家佩鲁说^①：

① 佩鲁编订有《罗兰夫人书信集》两卷(1900年)，《罗兰夫妇婚前书信集》一卷(1909年)，《布里索回忆录》两卷(1910年)。

“他们之逃走是由于曾经详加讨论而彼此同意的计划，他们自己也承认。”

逃回原郡欧尔郡的蒲佐向郡人声言马拉不久要独裁而会有新的屠杀。6月7日，他使该郡决定征集四千人的军队。6月9日卡尔发多斯郡继之而起。它把国民大会派往布置沿海防务以抗英国的议员罗姆及普里欧·得·拉·马恩二人逮捕。由于杜沙特尔、梅伊盎及克尔维勒刚诸人之煽动，布勒塔尼各郡——樊尼斯特尔、伊·埃·微嫩、科特·杜·诺、摩毕盎、马伊盎——起而与欧尔及卡尔发多斯二郡结合组成一大议会，共抗压迫。卡恩变成了吉伦特党西部的首都。舍尔堡沿岸方面军司令泳普方带着两团骑兵投向叛军。他又得着在布勒塔尼所征集的三营优秀军的增援，据当时曾与他们共同作战的服尔迪埃说，组成这三营的分子“并非衣服褴褛而不整洁的布勒塔尼人，全是来自累内、洛连及布勒斯特等处最好家庭的青年，服装精致，配备完全”。

波尔多于6月7日赶走议会特使伊尚及达迪古瓦特，6月9日下令征集郡军一千二百人，召集业已举事各郡的代表于7月16日会集于布尔日，夺取了解往发放海军及殖民地的三十五万铍^①，6月27日再赶走奉公安委员会之命带有条款前来进行调解的议会特使马迪欧及特勒伊雅。最后，6月30日由格兰治鲁夫执笔致函政府主力军统帅屈斯丁，请其加入共图大举。可是屈斯丁以爱国的斥责来答复格兰治鲁夫。

暴动一时波及于整个南部。土鲁斯释放王党出狱，而代

① 铍(Piastre)是一种通行于殖民地的银币，约值五法郎。

之以马拉派。它征集了一千人。拉跋·得·圣特稽盎业已到达的尼姆则封闭俱乐部，解除马拉派的武装，将他们下狱。5月31日以前即已公开叛乱的马赛，截留应开往意大利方面军的六千人，并与南部各城市联络。

土伦于7月12日起来反议会特使培勒及波维，二人被迫着手握圣烛当众谢罪〔译者按：公开犯罪者须当众携烛到教堂奉献〕，然后被囚于拉马格堡。海军大将托罗哥夫及硕塞各罗也加入这运动。5月中旬经巴俄利煽动的科西嘉岛选出了非常会议，仍在法国人民手中的只有巴斯的亚及几个港口^①。

南部的叛乱与里昂的叛乱有密切联络，而里昂的叛乱在法国东部及中部又有其分支。里昂的吉伦特党对于罗伯·林德从巴黎带来的妥协条件未予理会，他们将有同情山岳党嫌疑的人下狱。在里昂的某几区中雅各宾党工人是为数很多的，为着要以恐怖打击他们起见，吉伦特党把他们的领袖沙利尔判死刑，7月16日执行。里昂军队司令之职则授予曾经亡命的普累西伯爵。

到6月中旬，多少是公开表现叛变的达六十郡之多。幸而边境各郡仍忠于国民大会。叛乱的范围虽广，但并不深入。叛乱主要是由富人们所组成的郡或县政府所造成的。至于民众分子较多的市乡，一般对之甚为冷淡或敌视。叛乱的行政机关下令征集武力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富人既未能改善穷

^① 科西嘉岛是1768年由热那亚割归法国的，人民希图独立，以巴俄利为领袖。这个运动与联邦党及王党之乱本属无关。但它是利用这个机会爆发的，得有英国之助，声势浩大，卒使该岛落入英人手中，直到1796年始得收复。

人的生活，故工人及工匠不愿为他们牺牲。虽经吉伦特党议员商旁及李敦之一再呼吁，波尔多人应征者不过四百人。7月7日，当泳普方在卡恩检阅国民卫军而向其征集志愿兵时，应声而出的只有十七人。

联邦主义的叛乱不仅遭遇到民众之冷视与敌对，就是他们的领袖们，虽然说得响亮，然而对于他们的事业亦缺少信心，他们自始就是分裂的。

仍然忠于共和主张的一派，对于外敌之侵入及汪德郡之乱不能不怀焦虑，焦虑即麻痹了他们的行动。那些有野心的人，因为见拒于人民，转而乞助于福杨党，甚至乞助于贵族。在卡恩的泳普方是个显著的王党，当1792年9月迪昂威尔被围时，他曾与敌人勾结，现在他向吉伦特党提议乞援于英国。吉伦特党议员虽反对他的建议，但仍任其居司令之职。他的参谋长是普伊最伯爵，在叛乱失败以后逃往参加汪德党，与之同行者有卡尔发多斯郡总检察官青年布刚·伦格累，他是沙洛特·科兑的朋友。

在里昂，普累西派遣骑士达德斯到瑞士去求助于伯尔尼人及萨底尼亚人。8月4日，在日内瓦为萨底尼亚王主持间谍工作的美斯忒尔答应在阿尔卑斯山方面予法军以牵制，事实上这一着是执行了。然而里昂的王党仍然隐藏着他们的旗帜，不敢如土伦人那样宣布路易十七为王^①。

① 土伦为法国三大海军根据地之一，王党分子颇多，海军上将托罗哥夫及硕塞各罗也是王党，以舰队及要塞降英（8月28日），并宣布被禁于丹普尔的八岁太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七。

在最初数日中国民大会虽然表现见识短浅，但它能用有力而灵巧的手段来组织镇压。它通过控劾令去打击倡乱的吉伦特党领袖，将倡乱各郡的行政人员撤职，将欧尔郡首府从艾夫鲁移至柏尔内，添建服克吕茨郡以使亚威农利益与马赛利益分开，又从伦·埃·洛瓦郡分出洛瓦郡，使圣特稽盎城来对抗里昂城^①。

国民大会小心地将主犯与从犯分开。6月26日，罗伯·林德使议会决议，予参加叛乱的行政机关以三日宽限，俾其改悔。这是一个易于破坏乱党阵线的聪明措施。6月14日被撤职的索姆郡行政人员亲来解释。6月17日，公安委员会将他们遣回而未加惩治。圣鞠斯特在其有关业经“明令逮捕”的议员之报告中，表示显然的温和态度。他在7月8日报告时说：“并非全体被禁者都有罪，大部分是诱从。”他将他们分为三类，列入叛逆者九人：巴巴卢、柏哥盎、毕罗朵、蒲佐、哥尔萨、兰瑞内、卢未、佩迪昂及塞尔；列入从犯者五人：加的盎、戎索内、加德、莫勒福尔及微尼奥；其余被利用者十四人，他主张他们仍可出席国民大会。这个温和态度足以安定意见不定的人。

尤可注意者，依照罗伯斯庇尔的计划，山岳党明白必须以物质上的满足来团结群众。因此，他们使议会通过了三大法律：第一，6月3日法规定亡命者产业出卖的方式。此类产业应分为小块出卖，贫穷购买者得于十年内付清。第二，6月10日法规定公有土地之分配。分配原则系依照居民人数平分。

^① 马赛为步什·杜·伦郡首县，服克吕茨郡即从步什·杜·伦郡分出而以亚威农为首县。伦·埃·洛瓦郡以里昂为首县，分为两郡后，里昂为伦郡首县，圣特稽盎为洛瓦郡首县。

这一措施所处理的土地达八百万亚盘^①，值六万万铔。第三，7月17日法律规定即令有原始契券可稽的封建权利及负担亦须无偿废除，于是封建统治一扫而光。现存的封建契券应予毁灭，以防土地被夺去的业主将来希图恢复。故此，在农民看来，吉伦特党之倒就是土地之确定的解放。

6月8日的法令增加了公务人员的俸给，强迫募债十亿铔颇使中等阶级不安，为使他们安心起见，议会于6月23日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动议通过一个法令，凡已婚者收入在一万铔以下，未婚者收入在六千铔以下的，皆不担负^②。这是个及时分化并瓦解吉伦特党的方法，因其组成势力的大多数为小康阶级，宽待他们即可把他们争取过来。

胜利地完成这一精神攻势的是那个迅速通过的很自由的宪法；对于吉伦特党之攻击独裁一点，这个宪法是一个很好的答复^③。吉伦特党康多塞原先所提出的宪法草案使行政会议

① 亚盘(Arpent)是旧制度时代丈量土地的标准，其大小并非全国一致，每一亚盘有多至五十或少至三十安者，每安约合十平方米。

② 强迫募债十亿铔法令是5月20日通过的。这是一种累进的战时公债，收入在一千六百铔以下者免征，过此则按收入之多少为比例。6月23日的法令放宽这个标准，但结果不佳，到8月19日为止，仅达预定数目的五分之一。9月13日，议会再度通过新标准：独身者限一千铔，已婚者一千五百铔，子女每人一千铔，收入多过此数者，其负担按比例累进。

③ 国民大会之责任本在制宪。开幕不久即组织有制宪委员会(1792年10月11日)，委员九人，吉伦特党占多数。委员会工作颇为迟缓，1793年2月15日始由其报告人康多塞提出其所拟草案，雅各宾党对之表示不满。次日，议会通过将此草案付印。4月17日始开始讨论，当时正是内外多故，故议会未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山岳党不愿有一个吉伦特党宪法，5月30日使议会推出艾罗·得·塞舍尔、拉斐尔、圣鞠斯特、库通及马迪欧五人附属公安委员会，负责提出新草案。他们进行甚速，6月9日即将新草案提出公安委员会，次日，经委员会采纳，由艾罗·得·塞舍尔出席议会报告，是为山岳党宪法草案。议会讨论这个草案，仅费十三日——6月11日开始，24日完毕，计权利宣言三十五条，宪法本文仅一百二十四条，是为1793年宪法。

具有大权,因其是由人民选出,离议会而独立;现在这个由艾罗·得·塞舍尔起草的山岳党宪法则确定各部部长应隶属于国民代议机关。关于议员产生法,新宪法排斥了康多塞的两级选举制,放弃很复杂的名单投票制,采用直接普选制,取决于绝对大多数。

只有各行政机关仍由选举人会选出,选举人会更向议会提出八十三个候选人名单,议会就中选出二十四人组成内阁。最后,这个山岳党宪法要推行普及教育,保证生存权利,宣战则取决于全国人民。这个宪法经过全国人民之批准,结果赞成者为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一十八票,反对者为一万七千六百一十票。^①尚有十万票虽表示接受,但须予以联邦主义的修改;要求:开释二十二及十二人,即指被捕禁之议员,废止他们被禁以后所通过的法律,召集新议会,召回议会特使,取消谷物最高限价令等。这次全民投票到处都表现吉伦特党之瓦解。但是他们之被打倒仍有待于7月10日成立的第二公安委员会。普伊最统率的诺曼底叛军向巴黎进发,7月13日在维龙附近的布累古遇着一支巴黎义勇军,被其几炮轰散了。被派往卡恩去的罗伯·林德,用最温和的惩罚手段,迅速地使这一带平静下来。

① 6月27日议会决议新宪法须经全国人民接受,由各初级议会及海陆军代表投票取决。巴黎投票在7月2日至4日举行,各郡则于7月14日至22日举行,预定须于8月10日节宣布结果。8月9日所得结果,虽不完全,但已表示其可经全国接受。若干地方初级议会未能如期举行,有迟至1794年4月者。著者所采之数字,系根据1794年1月20日的结果,反对者一万一千六百一十票,原文误植一万七千六百一十票,英译本同误。

波尔多的抵抗比较久一点。伊扎波及塔利安二人本已一度进了城的，8月19日不得不躲到雅各宾党得势的拉累奥尔城去。但是波尔多无套裤党各区因受议会特使的鼓励，9月18日推倒了吉伦特党市府，于是惩罚开始。

在东南部，一度有大危险，因马赛及尼姆的叛军有与里昂叛军联络之势。尼姆叛军进抵圣特斯普里桥，而由老军人威努夫·图累统率的马赛叛军已渡过杜蓝斯河，进占亚威农，直达奥伦治。好在德朗郡仍忠于山岳党。6月24日到26日，在发兰斯举行亚德世、德朗、加尔及步什·杜·伦等郡四十二个民众会社的代表大会，以柏依安为会中中心人物，筹商抵御之策。卡多带领阿尔卑斯方面军的一部分——波拿巴这时即在这军中服役——恰于时赶到。他收复了圣特斯普里桥，截断了尼姆人和马赛人的联络，驱马赛人南退。他于7月27日占领亚威农。8月25日入马赛城，刚好防止马赛落入威努夫·图累所乞援的英国人之手。可是两天之后，英军进占了土伦，海军上将托罗哥夫及硕塞各罗求援于英军，并以法国最好的舰队交给了他们。要收复土伦须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一直迁延到12月底。

里昂是孤立了。可能予以援助的犹拉郡及厄英郡，已迅速地经议会特使巴萨尔及加尼埃·得·圣特平服，他们在科多尔郡及督郡征集了一个二千五百人的小军。但里昂较波尔多更为顽抗。8月22日杜霸·克蓝塞开始炮轰，亦不能使它屈服。它和勒福累的交通仍未断绝。直到9月17日，经库通、梅涅及沙多诺夫·兰敦诸人从刚达尔、亚未隆、普伊得多姆及

上洛瓦等郡调来国民卫军，才完成包围。里昂抵抗直到 10 月 9 日。普累西竟能带着一小群人逃往瑞士。事后之惩处是很可怕的。

叛乱较为危险的区域是仍然有很多王党的地方。在与共和国共存亡的山岳党和勾结敌人的王党之间不能有第三派存在。假使表现失意政客之忿怒及阶级自私观念的联邦派叛乱取得胜利，结果一定是王政复辟。

汪德郡的王党叛乱已逼着国民大会倾向恐怖政策，换言之，即倾向中央权力之专政及自由之废止。吉伦特党之叛乱再使它朝这一方面更进一步。在以前，只有王党是嫌疑犯。现在则曾为革命党的重要集团也属于通敌者之列。嫌疑犯的范围逐渐扩大。要辨别公民之好坏日见困难。假使最先推翻王政而主张共和的人，如微尼奥、布里索、蒲佐及佩迪昂等都是叛逆，又怎么去辨别真爱国者及真诚的自由之友呢？因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主张：凡在共和国时代起过作用的，随时都得受监视与检查。各俱乐部开始清洗。各行政机关亦要清洗，经过一再清洗以后，革命人物的数目就日益减少了。有产阶级既是拥护吉伦特党的，那末他们便是可疑分子。富人就有贵族嫌疑。革命派不久便限于一个狂热、警惕而有活力的少数派。总之，唯有这个少数派才需要专政和暴力。但是，这个雅各宾少数派却能以他们自愿要去保卫及救护的祖国大义来辩护他们的行动。

第二章 大公安委员会的初期 (1793年7月)

以坎蓬、巴累及丹敦为中心的第一公安委员会是在杜木里厄叛变以后于1793年4月6日组织的,因其犯了不断的错误,于7月10日倒台了。它以普罗利、马修斯及德波特诸人为居间人与联盟国进行无益的秘密交涉,因而损害了共和国的声威。它既不能在边界逐走敌人,又不能防止汪德党和联邦派叛乱之可怕的扩大。它容许屈斯丁骄横,宽恕他在阿尔萨斯的战败,且不顾布硕特之反对而任命他为法国主要军团的北路军的总司令;而屈斯丁竟使这一军毫无动作。委员会对于军需承包人之无耻的侵蚀既不能亦不愿加以惩处,甚至委员会中有人庇护他们。对于财政问题及生活高涨问题,它从不曾予以严肃的处置。它所提出的收回流通指券之唯一比较有效的办法,只有1793年6月7日通过的法令,规定购买国产者倘能预付地价则可得每年应付数目千分之五的奖金。这个法令又授权各县收款人将购产者应付地价之国有债权出卖。此类用指券购得的债权变为利息5%的债券,持券人可望将来还本时向他们已代之付出每年地价的购产人收回现金。这个办法是巧妙的,可惜太迟了,因为对于纸币的信任及国家的信用这时业已动摇。这一措施虽得收回若干指券,但在比